主编/崔波 责编/王龙霄 校对/卢阳 美编/马佳雯
电话：(010)84078838—8031 本版邮箱：wwbshoucang@163.com
2023 年 7 月 4 日

中山守丘刻石『罟尤』乃『仇犹』试说

孙敬明

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为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一，而与之密切相关的“守丘刻石”有打开中山王陵的钥匙之称。对此河北发掘中山王陵的专家称：“四十多年前（敬明按：1935或1937年左右），当地农民在这座城址西500米的南七汲村西南发现一块大河光石，长90、宽50、厚40厘米，上刻文字两行，共十九字，据李学勤同志释文是：‘监罟尤（囿）臣公乘得，守丘亓（其）臼（旧）酱（将）曼敢谒后忑（俶）贤者’。意思是：‘为国王监管捕鱼的池囿者公乘得，看守陵墓的旧将曼，敬告后来的贤者。’这对说明附近大墓为中山国王陵墓提出了有力的佐证。”（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1期。）

囿于笔者寡陋，凡此之外，尚未见到李学勤先生对此刻石的直接释读文字。只是2018年秋，大型历史纪录片《中山国》中《记忆中山·专家采访》文字陆续在网上推出。其中“专家采访（一）”即李学勤先生，文字记录李先生说：“守丘刻石是一件非常珍贵的文物，因为先秦时代的石刻是很少见的，特别是中山的石刻（守丘刻石）是唯一的一件，它的价值宝贵我想是可想而知的。我受河北省考古界的委托做过一个释文，根据我个人的理解，那里边提到一个人，这个人的职官是监罟，监罟是管打鱼的事情，很低贱的一个官名。他是尤臣，尤臣是罪臣，他名字叫公乘得。他在守丘，就是看守陵墓。估计他原来是一个很重要的大臣，他被贬到那里看守陵墓。这就是河光石的主要内容。河光石（守丘刻石）的作用，就是表明这个地方有中山王国的陵墓，要不然他守丘看守的是什么，他看守的就是陵墓。”笔者初入吉林大学读考古专业时就十分景仰李先生，1984夏笔者作为母校于省吾教授主办全国古文字讲师研究班学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聆听李先生作《古文字研究方法》专题讲座，遂幸识荆；同年8月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五届年会在西安召开，笔者携论文《齐陶新探》列席会议，因写齐国陶文，而新中国成立后李先生是陶文研究第一人，所以得到先生赐教。而笔者与陶文发现者清代潍县陈簠斋存同里之谊，还有于先生与李先生关系至好，多次称赞李先生人特聪明学问好，所以与之交往即倍感亲切。笔者十数年间在《文物》月刊发表的9篇文章，都得到李先生于百忙之中指教；还在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中国先秦史学会举行会议期间当面请教；笔者两部专著和主持编著的一部著作承李先生赐序3篇；还于1987年秋、2006春到先生府上请益。惟2019年春先生逝世，本人因甫作手术而不克晋京灵前致祭，追悼良人；每每念及，心怀歉憾！

近读有关仇犹古国文论，受益良深。由此而联想跟盂县相邻的河北平山中山王陵之守丘刻石。笔者遵从李先生通篇所释，惟对开篇之三字“监罟尤”，敢有不同想法，窃以为这里的“罟尤”，最有可能就是今盂县境之古国“仇犹”；由此说明中山王陵的守护者曾经还是监督邻国仇犹的中山王臣。凡此，尽管不能请教先生于泉壤，但仍想藉此表达对先生的无限追怀与感念之悃忱。

文献典籍关于仇犹之国族名，如高亨先生《古字通假会典》（齐鲁书社1989年版）729页：“仇与厹。《战国策·西周策》：‘昔智伯欲伐厹由。’高注：‘厹由狄国，或作仇首也。’《史记·樗里子汉甘茂列传传》或作仇犹。《韩非子》作‘仇繇’。《史记·樗里子汉甘茂列传传》：‘智伯之伐仇犹。’《索隐》：‘《战国策》以仇犹为厹犹。’《韩子》：作‘仇由’。《韩非子·喻老》：‘知伯将袭仇由。’《说林下》、《战国策·西周策》仇由作厹由。”“仇与内。《韩非子·喻老》：‘知伯将袭仇由。’《吕氏春秋·权勋》仇由作内繇。《吕氏春秋·权勋》：‘中山之国，有内繇者。’高注：‘内繇或作仇酋。’《韩非子·说林下》作‘仇由’，《史记·樗里子汉甘茂列传传》作‘仇犹’。”

典籍所见仇犹之国族名，先秦两汉作：“仇犹”“仇首”“仇繇”“仇由”“仇酋”“厹由”“内繇”“厹犹”。

仇犹国都，先秦文献与后世史乘，均以为在今盂县，即前数年山西省、阳泉市与盂县文物部门，据文献与发掘认定的位于县城东部春秋战国时期仇犹都城遗址。此外，《汉书·地理志》：“临淮郡。县二十九，徐、取虑、淮浦、盱眙、厹犹（莽曰秉义）、僮、射阳……”注：“师古曰：‘厹，音仇。’”这汉代于今江苏北境之“厹犹”县，应因盂县先秦仇犹部族播迁而置。

守丘刻石“罟尤”。《说文》：“罟，网也，从网古声。”“罻，捕鸟网也。”“罽，捕鸟网也。”“缯，鱼网也。”“罪，捕鱼网也。”“罛，鱼罟也。从网爪声，《诗》曰‘施罛哕哕’。”《说文》：“仇，讎也。从人，九声。”《古字通假会典》729页“九与鳩。《庄子·天下》：‘而九杂天下之川。’《释文》：‘九本作鳩。’”“九与句”通。337页“句与絇。《周礼·天官履人》：‘青句。’郑注：‘句当为絇，声之误也。’《仪礼·士冠礼》作‘青絇。’《大戴礼·哀公问五仪》：‘章甫、句履、绅带而搢笏者，此皆贤乎？’《孔子家语·五仪》句作絇。《荀子·哀公》：‘夫章甫、絇履、绅带而搢笏者，此贤乎？’《大戴礼·哀公问五仪》絇作句。《晏子春秋·内篇·谏下》：‘良玉之絇。’《艺文类聚》八四引絇作句”。《说文》：“絇，繘绳絇也，从糸句声，读若鳩。”《尔雅·释器》：“絇谓之救。”注：“救丝以为絇。或曰亦罥名。”疏：“絇，履头饰也。《士冠礼》曰：‘玄端黑履青絇。’郑注云：‘絇之言拘也，以为行戒状，如刀衣鼻在履头是也。’一云亦罥名者，言此经。义疑故两者存焉。”由上可见：仇、九、句、絇古通用；而“絇”则为“罥罟之别名也”，故仇与罟通。

再《古字通假会典》729页：“仇与逑。《诗·召南·关雎》‘君子好逑。’《释文》：‘逑本义作仇’。《左传·桓公二年》：‘怨耦曰仇’。《说文·辵部》曰：‘怨匹曰逑’。”“仇与裘。《左传·庄公十二年》：‘遇仇牧于门，批而杀之。’《鹖冠子·备知》及注仇牧作裘牧。”仇与裘、救、絇通。絇罥罟之别名。罟尤与仇犹通。

另外，古国名文献典籍与金文有异。如：燕作匽、晏作安、莱作釐、六作录、楚作荆、许作无、诸作者、逢作夆等，而邾国之名最复杂，如：朱（商代）——殄、厌、鼄、邾（西周）——殄、鼄、邾、邾娄（春秋）——邾、驺、邹（战国、秦）——朱、侏、邹（秦汉或其以后偶尔出现）——邾、邹（秦汉迄今）。所以，我们以为平山刻石“罟尤”应即历史典籍中的“仇犹”。

文献记载春秋中后期仇犹国都于今盂县，清《盂县志》沿称“均谓县治东里许有仇犹城，周围九里。”战国早期晋智伯灭仇犹。因其属戎狄国族故文献记载简阙。战国晚期之前，仇犹复国，因与中山同种而隶属之，如《吕氏春秋·权勋》：“中山之国，有内繇者。”由中山王臣公乘得监其国。周初有三监，殷卜辞已有令某人监于某地之记载。周仲几父簋铭：“仲几父使几于诸侯诸监。”还有陕西扶风、山东龙口出土铜器铭文“荣监”“庖监”，可见周代天下实行监国制度。（参见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9页。）关于“守丘”刻石的时代，应属战国晚期。《说文》：“丘，土之高也，非人所为也。”“虚，大丘也。崐崘丘谓之崐崘虚。古者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为之虚。”具体时间应在赵灭中山之后，面对国亡而城池丘虚，如此“守丘”刻石的作者中山王臣公乘得，则是留此刻石永怀故国之思欤！

鲁迅视野中的常熟籍画家

张娟

6月1日，由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和常熟博物馆共同主办的“得天然趣——常熟博物馆藏花鸟画展”在鲁迅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主要以花鸟画为主题，展览中荟萃了“清六家”王翚、“三绝”之人吴昌硕、恽寿平亲传弟子马元驭、海派代表“四任”、蒲华谢稚柳、江寒汀和陆抑非等江南名家笔墨，这些作品可以说秀劲生动、雅致脱俗，让人心生欢喜。

常熟地处江南水乡，有“诗画之盛，甲于江左”的美誉，古往今来，画风绵延，享誉海内外，涌现出黄公望、王翚、马元驭马荃父女、蒋廷锡、黄鼎等画坛巨匠，书画收藏也蔚然成风。鲁迅先生对美术、对传统文人画向来是非常关注的，对于常熟地区的书画名家的画作也是很喜爱。

这次的展览中常熟画家，马元驭马荃父子的画作可以说是本展览的一大亮点，马元驭的四幅杂画册气韵超凡，师古的同时有创新，画面中的垂丝海棠、梨花、白菘、茶具显得格外吸引人。马元驭是恽寿平亲传弟子，逸笔尤佳，书亦隽雅。恽寿平在花鸟画领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他的没骨花卉则在黄徐体异中得以综合与发展，为花鸟画新辟蹊径。马元驭在得没骨画法的同时，还综合了沈周、陆治遗意，其超纵处诚有陆氏风规，而老健远逊石田。鲁迅对马元驭的画作也是很感兴趣的。据鲁迅日记记载，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午后赴留黎厂神州国光社购《唐风图》、《金冬心花果册》各一册，共银三元九角。又往文明书局购元《阎仲彬惠山复隐图》、《沈石田灵隐山图》、《文征明潇湘八景册》、《龚半千山水册》、《梅瞿山黄山胜迹图册》、《马扶曦花鸟草虫册》、《马江香花卉草虫册》、《戴文节仿古山水册》、《王小梅人物册》各一册，又倪云林山水、恽南田水仙、仇十洲麻姑、华秋岳鹦鹉画片各一枚，共银八元三角二分。”马扶曦即马元驭（1669—1722），号栖霞，又号天虞山人，江苏常熟人。马江香即马荃，字江香，马元驭之女。生卒年不详，清代女画家，擅花卉。时常州恽冰画以没骨名，而江香以勾染名，江南人谓之“双绝”，可见马荃花鸟画的特点。本次展览中展出了马荃的《荷花鹭鸶图轴》，此画构图精妙，用色考究，两只鹭鸶形态逼真，俯仰和谐，荷花、荷叶、莲蓬的形态各异，各尽其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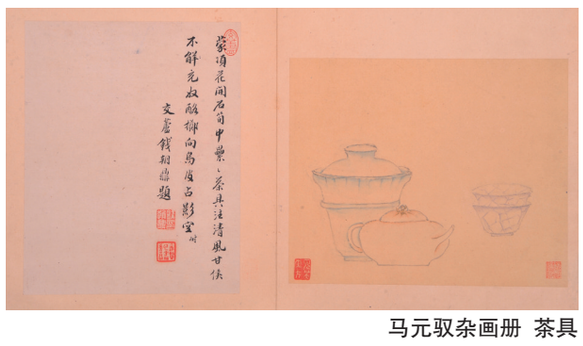
本次展览的另一大亮点是展出了一幅《瘦竹栖鸟图轴》，这幅图是清代著名画家王翚、杨晋的合作的作品，墨色浓淡相宜，重墨写就的竹叶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给人以爽利的印象，前后分布，迎让相宜，竹子与后面的枯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人们更容易联想到画家本人对竹子赋予的高尚品格，三只鸟身体以淡墨绘出，翅膀以浓墨凸显，憨态可掬，可爱可人。王翚（1632—1717），清初著名画家。字石谷，号耕烟散人等。与同时代的画家王时敏、王鉴、王原祁并称“四王”；和吴历、恽寿平，世称“清六家”，“集宋元之大成，合南北为一手”，当时人们把他看作是画坛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有“画圣”之称，其画风对后代有深远的影响。据鲁迅日记记载，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往留黎厂购《董香光山水册》一册，一元二角；《大涤子山水册》一册，一元；《石谷晚年拟古册》一册，八角。”这本画册《石谷晚年拟古册》中的石谷即王翚。

鲁迅在日记中购买常熟画家画册的记录有多处，除了以上叙述过的对马元驭父女、王翚的画册购买记载，还买过黄公望、蒋廷锡、黄鼎的画册，日记中的记载如下：一九一二年七月二十日，“至瑠璃厂购《黄子久秋山无尽图卷》一册，五角。”黄子久即黄公望（1269—1354），元代画家，书法家，元四家之一。原名陆坚，因过继浙江永嘉黄氏，遂改姓名，字子久，号一峰、大痴道人、井西老人等。江苏常熟人。工书法，善诗词、散曲，其绘画在元末明清及近代影响极大。鲁迅购买的《黄子久秋山无尽图卷》为上海有正书局影印本。

一九一二年九月十五日，“又至留黎厂购……《蒋南沙画册》一册，一元二角。”蒋南沙即蒋廷锡（1669—1732），清代画家。字扬孙，号南沙、西谷、青桐居士。江苏常熟人。擅长花鸟画。鲁迅当日所购的这本画册即《蒋南沙华鸟草虫册》。

一九三二年八月二日，“往文明书局买画册九种十本，共泉十一元。”所购九种画册为《李龙眠九歌图册》一本、《仇文合作飞燕外传》一本、《仇文合作西厢会真记图》二本、《沈石田灵隐山图卷》一本、《释石涛东坡时序诗意》一本、《石涛山水册》一本、《石涛和尚八大山人山水合册》一本、《黄尊古名山写真册》一本、《梅瓘山黄山胜迹图册》一本。其中的这本《黄尊古名山写真册》就是常熟清代著名画家黄鼎绘的画册，一九二九年上海文明书局影印。黄鼎（1605—1730），清代著名画家。字尊古。鲁迅所购此书现存鲁迅博物馆。

虽然曾经购买的这些常熟画册大部分已不存，但是鲁迅喜爱绘画，绘画也滋养着鲁迅。翻阅好的画册在鲁迅来看是一种艺术享受，常感“甚适”。这种爱好从童年起就没有中断过，他选择画册注重绘画史上有影响的画家名作，并进行研究和传播，为中国的美术事业做出贡献，在中国的美术史上是绕不开的一位重要人物。 （供图：常熟博物馆）



马元驭杂画册 茶具

马元驭杂画册 白菘

马元驭杂画册 垂丝海棠

马荃 荷花鹭鸶图轴

马元驭杂画册 梨花

（上接7版）在旧石器考古方面，古脊椎所牵头制订了本领域内的大多数研究范式、技术标准和专业术语，也主持了国内多个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发掘和研究。近年来，古脊椎所先后发掘和发现的百色盆地与洛南盆地的手斧组合、青藏高原上的石叶遗存、泥河湾盆地早期人类使用颜料和复合工具的考古证据、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用火证据、水洞沟遗址的精美串珠等，获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指出“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我国是东方人类的故乡”，古脊椎所的研究为这一论断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支撑。

近年来，党和国家对考古事业给予了高度重视。去年，科技部从2012年到2021年选出了100项“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古脊椎所主导完成的4项有关古人类研究的成果入选其中。去年9月，古脊椎所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机构在湖北省郧县人遗址发现的一具迄今欧亚内陆发现的同时代最为完整的直立人头骨化石——“郧县人3号头骨”，入选202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社会公众对于人类演化和早期文明也投以更多的兴趣与关注。“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这是人类一直在试图回答的问题。“几乎没有什么问题能像人类起源一样，让我们充满好奇，并为之探索不止”。

在去年的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上，我和王春法馆长经过深入交流，萌生了共同组织“东方故乡——中华大地百万年人类史”展览的动议。展览通过各类场景还原和多媒体技术手段，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90多年来在古人类学、旧石器考古学和古DNA研究等方面深厚的科研成果积累和丰富的标本馆藏完美地呈现出来，从而向公众生动展现中华大地上百万年的人类活动历程，清晰勾勒出华夏族群演化的基本图景和各区域演进路径，系统阐释源远流长的文化根系和文明流变，帮助大家更加深刻地感知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家国一体的丰富内涵。

古人类学研究长期以来是一个冷门学科，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9月11日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对冷门怎么看？按一般概念，一些冷门的东西没有用。这种认识可能把一个领域的事业耽搁了。做科研事业的评估，要有长远的眼光、世界的眼光、科学的眼光。”非常幸运的是，90多年来，正是在杨钟健院士、裴文中院士、贾兰坡院士、吴汝康院士、吴新智院士等老一辈学科奠基人和开拓者的引领之下，长期秉持“长远的眼光、世界的眼光、科学的眼光”和“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历经时代变迁、时局更迭，久久为功，专注于开展本领域关键科学问题的探索和理论研究，才绘就了今天向大家所展示的中华大地上百万年的人类演化图景，并在本领域为我国赢得了学术地位和国际话语权。

古脊椎所将继续传承和弘扬科学家精神，继续担当起抒写中华民族祖裔群体演化和探源华夏族群源流的光荣使命和重大责任，在绘制全球人类演化图谱的研究中做出中国贡献，为筑牢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等时代命题提供强有力的科学证据做出新的贡献。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本文为其在国家博物馆“东方故乡——中华大地百万年人类史”展媒体开放日的致辞